

太原 我爱你

赵贵全



太原美景 邓寅明 摄

1984年,我毕业分配来到太原,转眼间,42载春秋已然流逝。青丝染霜,我对这座城市的爱意,却如宁化府的陈年佳酿,时间愈久,愈显醇厚。

太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,建城史长达2500余年。从晋阳古城的烽火硝烟,到李渊父子起兵开创大唐盛世之地,再到明清晋商纵横欧亚的繁华都会,直至改革开放后能源重化工基地的蓬勃发展,这片土地承载着无数的历史传奇。漫步城中,脚下每一块地砖都是一页城市发展史的文字刻版,耳畔每一缕清风都是晋阳古城历史变迁的絮语。

双塔的文脉、汾河的滋润、舒适的环境、便利的交通、和谐安全的氛围,让你不得不爱上这座城市。爱,就应该大声说出来。从前年开始,我便以文抒情,在国内多家文学平台发表了十多篇宣传太原的文章。

在《秋游太山》一文中,我描摹她的峻秀:层林尽染,漫山红遍,松柏苍翠与枫叶如火如荼成画;山不在高,却因文物而贵,龙泉寺的金棺舍利,唐代佛塔的庄严法相,让这座小山成为穿越时空的文化隧道。

在《一座低调而大气的博物馆》里,我书写纯阳宫的历

史沿革,记录那些琳琅满目的馆藏文物——从道教造像到国家一级不可移动珍品,从碑刻拓片到独特的建筑,一座院落,便是一部浓缩的道教文化融合史。

太原,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。汾河穿城而过,如一条碧绿的丝带,将城市轻轻揽入怀中;东西两山护佑两侧,形成“控带山河”的壮阔格局。这种独特的地理禀赋,赋予太原刚柔并济的气质,既有北方城市的豪迈,又有滨水城市的灵秀。

在《游汾河雁丘园》一文中,我思索良久:汾河美景自不待言,而雁丘园的位置更是绝妙。元好问当年路遇捕雁者,听闻双雁殉情的故事,挥笔写下“问世间情为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”的千古绝唱。站在园中,望着汾水悠悠,遥想八百年前那位年轻诗人的悲悯与才情,不禁感慨:一座城市能留住这样的文化印记,是何等的幸运。一座城市,硬件遗存之外,文化更是她的灵魂所在。

碑林公园有着别样的内涵。作为全国省会城市中较大的石刻碑林,傅山碑林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,所刻内容更是文采斐然,意蕴深远。我在《游碑林公园》一文

中曾写道:那些石碑不仅是书法的教科书,更是文学的宝库、教育的课堂。傅山的刚直不阿、博学多才,透过一方方石碑,至今仍在教化着后人,吸引着游人。

太原,是一座让人留恋的城市。她环境优美,人居适宜,这里公园多——推窗见绿,出门入园,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;这里便利店也多,这份“便利性”的背后,是城市治理的精细化,更是市民生活的踏实感。

怀着这样的感受,我在《美丽的清源水城》一文中,推介清除那片水韵江南般的风情,引得游客流连忘返;在《太原古城的传说》一文中,探寻古城建筑背后的文化支撑,宣传这座历史名城;在《牡丹花开》和《发现身边的美》里,记录迎泽公园的姹紫嫣红与四季流转,告诉人们身边不是缺少美,而是缺少发现;在《新年逛古镇》里,带大家走进阳曲县青龙古镇,感受黄土高原上的明清商贸遗风;在《头脑》一文中,介绍太原独有美食“头脑”的烹制方法、药用价值与丰富营养,引得不少文友到此品尝。

除此之外,我还写了《藏在大山中的国宝》《走进春天》《钟》等文章,介绍多福寺的壮观、汾河景区的美丽、双塔寺的雄伟;写了《留住舌尖上的记忆》《稻田飘出书香来》《烤串》等,介绍太钢汽水的传承与创新、晋源区“稻田书院”群众文化的先进典型,以及太原街头遍地烟火气的浓浓气息。这些文字,都是我以脚步丈量城市,以心灵感知美好的见证。

除以文字传播外,我还运用新媒体、新传播方式,以手机为笔,将太原的人文古迹、宏伟建筑、人物风貌一一记录,精心编辑成以“锦绣太原”为题的早安问候信息,图文并茂,每日清晨发送给全国各地的友人,至今已制作传播170多期。看着外地朋友回复的赞叹与对太原的向往,我知道,这份对家乡的爱,正在通过指尖传递,飘向远方。

喜欢一座城市,就像喜欢一个人,要学会相互欣赏、相互发现、相互培养。我欣赏她日新月异的变化:从曾经“煤都”的灰霾,到如今“太原蓝”的常驻;从汾河的断流干涸,到生态长廊的碧波荡漾;从传统能源重化工基地,到无人机、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高歌猛进。我也欣赏她丰富的历史资源:藏在街巷深处的老字号,立在转角处的文保碑,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,以及让人百吃不厌的美食。

42载,太原从我初来时的模样,蜕变为更加开放、现代、宜居的都市。变的是容颜,不变的是那份相守的默契。

太原,我爱你!这爱,是清晨汾河边的第一缕阳光,是黄昏双塔寺的悠悠晚钟;是刀削面的热气腾腾,是老陈醋的醇厚绵长;是春天迎泽公园的牡丹吐蕊,是冬天晋祠博物馆的难老泉声。我愿继续做这座城市的观察者、记录者、传播者,把这份爱,写成更多文章,拍成更多影像,讲给更多人听,传播到更远的地方。爱她,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。

豁达优雅

“我最感谢的是共产党……”90多岁的梁枫老师接着说:“你养我小,我养你老,我对这句话还有一层理解:年轻的时候我为党工作,奉献青春。当我老年退休后,是党给我发的退休工资,让我看病、用人、生活都无忧,所以我感谢党!”

我的老师梁枫,是个睿智开明的人,无论生活、事业、做人,皆是如此。

老师的孩子们也都像她一样优秀,皆是所属行业的人才。她说不能拖孩子们后腿,要让他们尽自己所能体现自身价值,多为社会作贡献,“我是一路这样走过来的”。接着她又自嘲——自种的因,结下的果就得自个儿接着,谁让我把孩子们培养得和我一样不擅家务呢!

“但是我有小晋”,她指着在家里工作多年的阿姨说,“小晋陪我快10年了,和亲人一样。我给她发工资,她为我的老年保驾护航,我安心,孩子放心,小晋称心。”

梁老师现在的生活很规律,每天除了大量听书,上午做操轻锻炼,下午去公园带着老太太们唱歌。

“我是领唱。”老师高兴地说。是的,我知道。老师年轻时在戏剧院工作,当编剧的同时还兼文艺活动的报幕员,后来她写《穿时装的女郎》,她自己就是那个穿着时装的知性女性。而今,她是公园里引吭高歌的快乐老人!

老师说:“我现在还染发,头发不能见白,是我对自己始终不变的要求。”

这就是我的老师,对美的追求从未因岁月而改变,对生活热情从不减少。梁老师是我的偶像——不妥协,不放弃,豁达优雅,从容到老。

通透开明

“时间过得可真慢啊。”朋友妈妈悠悠地说着,我向她投去惊异的眼神。

我不解,老人不都应该觉得时间过得快嘛?她说:“不是的,到我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了,活着就怕给孩子添累,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累赘。”朋友嗔怪地对她说:“妈,你又说这话,好像我嫌你嫌似的?”

“你们都是好孩子,没人嫌我,是我嫌自己。”

阿姨中年守寡,自己工作,还要带4个孩子,晚年还照顾孙子辈,是家里劳苦功高的老功臣。可她从不居功自傲,反而生怕自己成为孩子的累赘。如今94高龄的她,还坚持生活自理,自己能干的事绝不求人帮忙。甚至有一次,自己跑去附近的医院看病,大夫紧张得不敢接待,赶紧让小护士送回家,说让子女陪着再来。平时,她也只要孩子们打个电话,或偶尔过来看看就行,晚辈来了,她又几次三番催促:快回去,你们也有自己的一家子了。总之,自己的事情自己做,最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——我自己能干。

孩子们给她添置家具或衣物,她绝不肯要,她说等自己离去时,东西越少才好。

不给人添麻烦,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。阿姨给我树立了榜样,她让我看到,自己老去时该有的样子——极简人生,通透开明!

克己自律

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,婆婆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们能帮我点事儿就行,钱我有!”其实婆婆工资很低,但在几个孝顺的子女面前,她从不提任何要求,只说自己还能为孩子做什么。

婆婆在即将迈入90岁高龄时不慎摔倒,孩子们轮流照顾,可善良的婆婆常满怀歉意地说:“是我让你们受累了。”一年多后她去世时,我们才知道,老人早已把自己所有身后事都做了详尽安排。我们无法想象,婆婆将那点微薄的工资分成几份,除了给孩子们留点念想,就连未来她和老伴每逢清明、中元节等祭奠事宜,甚至办事时子女相聚的琐事,都一一关照妥当。我们难以相信,这是一个不识字的91岁老人做出来的。

透过泪眼,我从婆婆的身上,看到了浓郁的父母之爱,看到了她严谨的克己与自律。

提早规划

叔叔阿姨在70多岁时,就定居养老院了。那时他们生活能自理,行动也无碍,可为何舍下舒适自由的家,要来养老院呢?当时不少人摇头叹息,各种猜测,在他们那一代人中,大部分人都难以理解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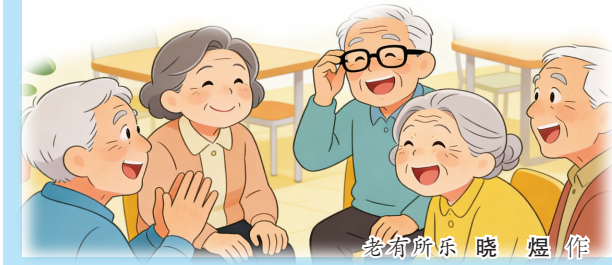
十多年过去,叔叔阿姨在养老院安静地生活,自在得就像在自己家一样。直到那天,叔叔突发疾病,于当晚安详辞世。

我们都以为,阿姨这下该回到子女身边了吧?可她却说:“不!”这里就是我的家,我晚年的照顾,就交给专业的人。

我觉得,叔叔阿姨是那代人中的先知先觉者,他们与生活握手言和,理智地为自己的晚年人生提前做好规划。

身为“60后”的我,也时不时会想——等到我老去时,会是什么样子呢? 撮取这些可敬可爱的老人的生活片段,总结出他们面对晚年的种种态度,等到自己需用时,便能从容应对。

诸君看到,也可供参考!



老有所乐 晓 煜 绘

暮年自有风华在

武凌霄

读懂横坡古窑

韩莹

雨中,我走进平遥横坡,最先映入眼帘的,便是山坡上那一孔孔浸润在春雨里、湿漉漉的古窑。雨丝轻拂,将古窑的轮廓洗得愈发清晰,为这片黄土深处的古村,蒙上了一层朦胧厚重的诗意。

横坡古窑,绝非零散的几间屋舍,而是依山叠层、鳞次栉比的一大片。据村史记载,其建筑可追溯到元代。当年山里资源匮乏,百姓无财力盖造瓦房,便顺着黄土崖壁,一锤一斧凿成屋,或取用当地青石砌墙成券。这种“因势造屋”的智慧,让每一座古窑都与黄土大地浑然一体。雨丝落在窑顶砖石上,洗去百年尘埃,也让我读懂了横坡人的生存哲学:不逐浮华,先稳立足;不贪安逸,坚韧扎根。

细细打量,横坡古窑各具特色,尽显地域风貌。最常见的砖石窑洞是横坡古村的主体。这些院落清一色采用青白石条砌筑,垒成稳固的拱顶,不惧风雨,能抗寒暑。我在一处院落前驻足,门楣虽经岁月磨损,边角却依旧锋利,这是村民精打细算、精工细作的见证。每一块砖石的打磨,都藏着古人对生活的认真与坚守。

还有依山而凿的崖窑,是原生态窑洞的代表。它直接在黄土崖壁上掏挖而成,无需过多砖石堆砌。沿着巷道向上行走,几处崖壁上的崖窑洞口高筑,窑内幽深静谧,如大山的呼吸孔般隐秘安全。

独具特色的地坑窑,如今高处仍可见遗迹。其建造尤为巧妙:先在地面挖方形深坑,再在坑壁掏挖居室。这种下沉式布局,藏风聚气,完美契合晋中温差大的气候特点,是古人适应自然的精妙创造。

雨中的横坡,古窑高低错落,巷道蜿蜒相连。门楣上,“紫气东来”“耕读传家”的题字被雨水浸润,字迹渐浅却依旧温暖。这一刻,我忽然明白:古窑不止是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,更是横坡人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,是对子孙后代的殷切期许。

古窑挺立百年,不止靠砖石坚固,更在于其深刻的象征意义,是横坡人精神的具象化。它象征着黄土重迁的眷恋与忠诚。一代代横坡人在这里出生、老去,纵使世界再精彩,他们最终总要回归这片黄土窑洞。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根,扎得深、扎得稳,任凭岁月冲刷,从未拔起。这份对故土的眷恋,是横坡人最坚实的底色。

它更象征着无言的坚守与隐忍。古窑外表朴实粗糙,却千百年来默默承受着高原的暴晒、霜冻与暴雨。它不张扬、不辩解,仅以坚韧抵御岁月风雨,这种品格与这片土地上敦厚朴实、吃苦耐劳的横坡人如出一辙。

走进乡贤馆,古窑精神有了鲜活落地。张照书老师扎

根山村17载,把青春奉献给穷山沟,为孩子点亮希望;张九龙校长身兼数职,操心学校与村庄发展,带领村民通自来水管、拓道路,如古窑般默默奉献,将福祉送到百姓心坎上。他们都有着古窑般的风骨:不喊苦、只做事,不张扬、只发光。

此行最让我心灵震撼的,是老革命家张学信的事迹。他是横坡古窑精神最鲜活的注脚。村史馆里,详细记录着他的人生——戎马倥偬,经历枪林弹雨;退役归乡,安置工作因故落空,面对生活窘迫,他毫无怨言,不向组织索要分毫,仅凭双手开荒、种地、做工,硬生生撑起一个家。

“比起牺牲在朝鲜的战友,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听闻此话,我鼻尖发酸。话语朴实,却重如千钧,完美契合横坡气质:历经苦难,依然热爱生活。这份风骨,恰似百年古窑,经风雨冲刷依旧坚固,直抵人心。

雨还在下,我走在平整的村道上,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新楼房,回头凝视山坡上静默的古窑,新旧交融,满是穿越时空的和谐。

如今的横坡,早已富足安康。但我始终坚信:楼房是亮,古窑是魂;新颜是表,风骨是里。横坡的可贵,在于村民们过上好日子后,从未丢掉古窑的“实”与“稳”。张学信的坚守、张兴银的反哺、张九龙的实干,都在诉说: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古窑所代表的扎根土地、坚韧朴实的精神,永远不能丢!

雨停,天边透出微光。站在古窑前,回望那片在湿润空气里愈发沉稳的窑洞,此次采风,我所见的不仅是单纯风景,还是横坡的历史、闪耀的人性。

雨中横坡古窑,教会我一个道理:村庄最好的状态,是新旧共生;人最好的状态,是朴实坚韧。古窑无言,见证横坡沧桑;张学信无言,诠释横坡风骨。此次雨中访古窑,我读懂了横坡,读懂了这片土地的魂,更读懂了藏在古窑深处的永恒力量。

器、漆器等品类繁多,色彩斑斓,完整展现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壮观景象。该考古发现当年便获评“全国考古十大发现”之一,2021年又入选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。此后,元代沉船“石屿二号”、明代沉船“南澳一号”等相继发掘,出水珍宝无数;就在去年,考古人员还探明了两处位于1500米深海的沉船遗址。

可以说,沉船虽是历史中的不幸,却成为如今考古与博物馆领域的大幸。过去,我们对海洋文明的理解,多局限于古希腊以及荷兰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国的坚船利炮与“发现新大陆”式的对外扩张,这认知未免太过狭义。广义的海洋文明,应当是依托海洋、源于海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制度创造,更体现着开放包容的精神气度。海南省博物馆的“华光礁一号”南宋沉船专题陈列,曾在全国多地巡展,观者如潮,影响深远,它是千年以来,南海之上中华文明的璀璨映照,见证着我国着蓝图中国与世界的紧密相连。

除此之外,馆内“方外封疆——海南历史陈列”与“仙凡之间——海南风情陈列”两大展区,以丰富实物与复原场景,再现海南的过往岁月,处处浸透海洋的深邃气息,饱含依海而生的勃勃脉动。

海南省博物馆是一座极具海洋气质的年轻馆院,2008年才正式开馆,如同一颗南海明珠,熠熠生辉。而比它更年轻的,是坐落于琼海市潭门镇的中国(海南)南海博物馆,两处场馆相距不远。那日我乘兴前往,远远望去,这座大型建筑翘脊如展翅的海鸟,临海欲飞,气势非凡。步入馆内,一比一复刻的古船造型令人惊叹,巨大的海洋生物标本悬于头顶,视觉冲击力十足。

这座2018年开馆的博物馆,建筑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,分为南北两区,分别取义“丝路逐浪”与“南海之舟”,定位精准,特色鲜明。正所谓海天为家,有容乃大,它与海南省博物馆同为国家一级博物馆,堪称我国彰显南海海洋文明、实证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两颗明珠,双珠辉映,晶莹剔透,光彩夺目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南海探珠

顾桐



海南省博物馆

前段时间,我随家人辞别晋地,踏入琼岛,满目皆是别样风光。在海口时,恰逢小雨如酥,温润惬意,而我住地不远处便是海南省博物馆,心中早有向往,当即迈步前往。

博物馆临长街,横向舒展而建,中部三叠框式大门直贯三层楼顶,线条舒朗大气,气势开阔通透。建筑主体更是匠心独具,三个矩形块平行延展,形成两处自然空间,采光充足,明亮通透,既适配海南的热带季风气候,也彰显出虚怀若谷、包容万物的气度。整座馆舍被水池环绕,水波荡漾,既喻指海南如海上浮游的宝岛,也象征着海纳百川、胸襟天下的博物格局。

博物馆是文明印迹的留存,文脉传承的载体,文化表达的集中体现,它承载着历史记忆,连接着当代脚步,如今也成为愈发火热的旅游目的地。我生活在太原,依汾水而居,得天独厚,与山西博物院隔河相望。无数次踏入其中,虽不敢说对馆中文物如数家珍,却也耳熟能详,知之甚深,尤其对晋地出土文物的器型、纹饰、铭文与年代,每每目睹都倍感亲切;了然于心,这些文物折射出的,是黄土大地滋养的农耕文明之灿烂。

从这一角度而言,博物馆的地域性,恰恰是其独有的文化特质。海南省博物馆坐落于海岛之上,风貌自然与内陆博物院大不相同,理应蕴含海洋文明的独特特质。换言之之,

山西博物院凝结着晋魂,沉淀着黄土大地的褐黄之美;海南省博物馆洋溢着海韵,散发着碧海清波的幽蓝之光。一北一南两座馆院,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交相辉映。诚如学者所言,人类文明,一只脚踏在陆地,一只脚踏向海洋,陆地广袤无垠,孕育生生不息的烟火;海洋深邃浩瀚,滋养代代相传的文脉,二者共筑成波澜壮阔的人文篇章。

走进海南省博物馆,果然如我所想,首个展区便是《南溟泛舸——南海海洋文明陈列》。其中第一部分,南宋沉船“华光礁一号”的考古发现与出水文物,格外动人心魄。展台上,陶器、铁件等文物从千年波涛中重见天日,高低错落陈列,尽显古朴精美;借助光电技术打造的多维空间,模拟出沉船沉没的历史现场,人立其中,仿若身临其境,能感受到八百多年前的历史呼吸。这艘约1162年驶出的古航船,印证了南宋时期南中国海上中西贸易的繁荣,是彼时帆樯林立、梯航万国的海上丝路缩影。据悉,这条古老航线上,还有百余艘沉船沉睡海底,等待被考古唤醒。

在此不妨多说几句,上世纪末,我国水下考古事业步入飞速发展阶段,1987年发现的“南海一号”南宋沉船,便是其重要标志。在探明位置、整体打捞、船货清理的30余年漫长历程中,考古工作于2019年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,18万余件文物抖落海底泥沙,浴海而出,金器、银器、铁器、陶器、竹